

王船山讀通鑒論辨正



王氏通鑑

論辨正

歲在  
癸丑  
刊於  
南昌



王船山讀通鑑論辨正卷上

新昌胡思



班固作史寓褒貶於論贊鄭漁仲譏其不知史法

以為諸生決科之文未可施之著述以予觀之非

獨史法為然即漢唐諸家專集亦罕有輕議古人

者東萊博議成於乾道四年乃少時程試之作唯

眉山蘇氏好為縱橫馳驟之論同時流輩已有攻

其失者船山固嘗闢蘇氏之學豈復自言而自蹈

之身為遺老當鼎革之交箕踞謾罵殆亦有激而

然如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者與其書合宋論多

至四十餘卷必非成於一時予於兩漢三國中擇其辭之不順者凡若干首謬以己意糾正自附於王氏諍臣其無關於治體學術者不及焉魏晉以後可議者絕少或晚年意氣漸平不敢吹求古人過失取快於筆墨以逞其才甚矣著書不可過早而立論一偏道德之意變爲申韓荀卿之學流爲李斯將有變本加厲之患是不可不慎也湘陰郭侍郎推服此書誠非無見去其小疵存其大純雖范氏唐鑑不及世顧以胡致堂張天如擬之非知言者矣

**王論語**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  
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德也非競以兵也  
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  
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陽於四五而分四  
陰於上下陽文德也陰武功也近九五者陽而屏陰  
於外內文教而後不虞以戒矣漢聚勁兵於南北軍  
而兵積彊於天子之肘腋以是爲競王室鞏邦畿戒  
不虞之計焉然天子豈能自將之哉必委之人而人  
不易信則委之外戚委之中官以爲睚我而可無虞  
者乃呂祿掌北軍呂產掌南軍呂后死且令據兵衛

宮以遂其狂逞而劉氏幾移於呂其後竇梁何進與  
中官迭相握符而恣誅殺以脅天子者喋血相仍卽  
其未亂也人主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於大將  
軍而丞相若其府史使利器不操於其手則三公九  
卿持清議於法宮之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  
處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者衛四夷而聽命於帥者  
也近任肘腋而或掣之矣周勃侂得而成竇武侂失  
而敗人主贅立於上而莫必其操縱則亦危矣唐當  
天寶之前無握禁兵於輦轂者故撲二張諸武如縛  
雞之易借曰不競然且安史犯闕而旋踵以平貞元

以後魚朝恩吐突承瓘王守澄劉季述所挾以驕而廢主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豈非天子所欲聚以鬪競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攘於前趙氏奪於後不出郊關而天下以移究所以禦夷裔而除盜賊者又不藉此也則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亂而已邊徼之備不修州郡之儲不宿耀武於法宮明堂之側舍德而欲以觀兵棄略而欲以炫勇天子之服天下豈以左矛右戟遙震遐方而使讐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內戚奄宦遼遠而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怵然畏天下之議其後而無



扶以爭卽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終以潰敗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順亦惟不與天下競勇而德威自振胥此道焉耳矣嗚呼聚兵於王室以糜天下於轉輸祇以召亂而弗能救亡豈非有天下者之炯戒哉

**辨正**

兩漢兵制莫善於南北兩軍南軍掌天子宿衛衛尉主之北軍徼巡京城中尉主之軍皆郡國番上無長從之苦無召募之勞亦無養兵之費總其數南軍九千四十六人北軍四千五百十人以京師之大屯兵萬三千人差足自守有

事則以羽檄徵召郡國材官騎士亦單弱甚矣  
呂后謀危社稷合兩軍兵權付之一家遂失南  
北相制之義然齊師甫至滎陽祿產卽倉皇失  
措區區兩軍不足以鎮壓四方可知異時七諸  
侯合從連兵西上使非梁王力過其衝則劉濞  
將成安史景帝卽唐元宗矣唐惟禁兵太弱故  
哥舒翰一出敗於潼關房琯再出敗於陳濤斜  
迨李郭以朔方河東兵佐肅宗圖興復焦頭爛  
額國脉已傷且幸而遇李郭耳乘輿播遷而藉  
外援以拒敵鮮不受制於人以李懷光僕固懷

恩之勤勞尙不能終臣節尾大不掉能無懼乎  
故兩漢諸呂竇梁之亂一二人定謀於內誅之  
而有餘唐自安史平王命不行於河朔藩鎮各  
擁重兵雖有英君哲相且熟視無可如何王氏  
徒知郭威趙匡胤皆由禁兵擁立獨不見朱溫  
以汴兵入移唐祚石敬瑭興晉陽之甲乎取國  
家利器倒柄而授之奸人豈獨肘腋之間足以  
爲患秦始皇以四十餘萬眾北備匈奴以二十  
餘萬眾南戍五嶺可謂守在四夷矣何以不二  
世而遂亡晉室東遷王敦桓溫藉荆襄上流兵

勢入清君側王氏譏其居輕而御重幹弱而枝  
強有室大競一語引之以論晉則曰競以室非  
競以戶庭引之以論漢則曰競以德非競以兵  
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將不詰而自窮矣

**王論** 審食其之死文帝傷淮南王長之志赦而勿治  
亦未爲失也漢廷之大臣無有敢請治之者國無人  
矣張釋之爲廷尉雖在食其已死之後而追請正刑  
侯離子之刑抑非事遠而不可問姑市其直於太子  
梁王之行馳道而緘口於淮南王則其直也蓋見可  
知難之直畏彊禦而行於所可伸者也天子誦於情

而廷臣挫於勢故其後王安欲反而謂漢廷諸臣如吹枯振落之易其啟侮於諸侯久矣張釋之其尤乎

**辨正** 審食其濁亂宮闈黨諸呂而危劉氏平勃

定亂釋而勿誅已失刑矣淮南爲母氏復仇肉袒自歸於天子雖非骨肉至親固在可矜之列王氏旣知文帝之赦未爲失何乃以是責張釋之耶觀淮南數食其三罪兼及殺趙王王諸呂兩事當時呂后肆毒食其必內主其謀食其死釋之始爲廷尉天下稱爲廉平其力爭於文帝之前者非只太子一事以劾太子爲市直追請

正邢侯離子之刑獨非市直乎以緘口於淮南  
爲畏彊禦太子豈孱弱哉使武帝時釋之尙在  
將與汲黯俱見憚於諸侯以吹竊振落擬之非  
其倫矣

**王論**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  
救而亞夫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  
而亞夫之情可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  
傲吳而卽以傲梁梁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  
之梁爲他日之吳楚則傲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  
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疑景帝之使救也亦

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弗奉詔而不疑也  
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后之私成  
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欲傳  
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  
而姑爲之言也竇嬰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甚梁  
久矣亞夫委之傲而弗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  
垂危詔人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  
其定哉后愈私之帝愈甚之梁其不爲叔段公子偃  
者幸也故兄弟之際非父母所得而與親者自親愛  
者自愛信者自信猜者自猜全中人於不相激而使

賢者得自伸其恩義則以養子孫於和平坦易之中而無隱情以相傾太后婦人不足以知此爲君子者尙其鑒諸

**辨正**

七國同反所恃以扞蔽關東者獨有梁耳

梁王死守孤城百戰以待王師縱非太后愛子固當旌之以勸諸侯倚人之功以拒敵速人之死以快仇景帝必不若是之忍與人鬪而先自斷其手足景帝必不若是之愚安國持重張羽善戰梁之不能遽拔周亞夫早知之矣堅壁以老吳師潛遣一軍出泗口塞其饒道此卽廉頗



固守長平以存上黨田忌直趨大梁以援邯鄲  
之計梁圍將不救自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况息壤在彼與帝早有成言聊以一詔謝梁而  
緩太后之責亞夫固深諒帝不得已之苦心卽  
帝亦逆料亞夫之必不奉詔也何爲以此罪之  
唐哥舒翰有亞夫之見而不能堅持亞夫之心  
遂一敗而棄關中明熊廷弼欲學亞夫之堅持  
而不能勝讒間之口遂一敗而失全遼身爲大  
將牽於中旨而進退不能自決未有不喪師辱  
國者也景帝不深信亞夫之足以辨賊必不遠